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海遊記  
第九回 免乞丐思過為僧 辭更夫居華作賊

詩曰：兔走鳥飛兩子孫，各尋生路耀家門。

將來佛地成邪教，從此人間起禍根。

那信姦淫偏有恃，可憐良善漸無存。

他時貴客爭崇奉，快請回頭看本源。

珠娘向居華道：「男子中算你大些，要出去領幫。你生時本無父，故從母姓。後既與臧六為子，何不姓臧罷。」居華道：「人有複姓，改姓臧居罷了。若出去領幫，起個號才好。」珠娘道：「望你繼業，取號繩先罷。」臧居華道：「願拜為母，方好相依。」珠娘道：「不要折了我。」臧居華道：「舅母、岳母還不算母親麼！」便拜下去，從此母子稱呼。珠娘道：「華兒呀，我本想減口，拆你自過。今既為母子，只好把思過、思學送往育嬰堂去。」臧居華道：「何為育嬰堂？」珠娘道：「聞是徐府收養小兒的。」

臧居華送思過、思學到育嬰堂。管堂的道：「過十歲的不收，把小孩丟下，大孩帶回。」臧居華想道，母親因要減口，心愛思義不肯送。若帶思過回家，豈不要趕我？遂丟思過在路。回船說都在堂中。珠娘將船賣去，架幾間棚子在岸上住。

思寶有瘡不與臧居華同牀，帶三個孩子一房。臧居華同珠娘母子一房。一夜天熱，珠娘赤身仰臥，臧居華孝順了一番。珠娘知覺，道：「你既以我為母，亂倫是要殺頭的，明早告知人，看你可當得起！」臧居華著慌，假稱解手，逃出門去。過徐府見徐忠手拿紙帛開門出來，臧居華叫道：「徐二叔，大早那裡去？」徐忠道：「我府中無人起來，你來得正好，替我拿紙帛到萬法寺去。」

徐忠過街，敲開寺門，向謹因道：「二大人有病煩你禱神。叫臧居華送進紙帛去。」徐忠便回。臧居華入內，見一小和尚，正是思過，向謹因道：「此人是小人的表弟，路上失去的。」謹因道：「他在路上作乞丐，我收作徒弟。承徐府加我薪水，我請先生教他作詩、圍棋、彈琴，你看養得可好？」臧居華道：「我自失了表弟，也被舅母趕出，望師父賞碗飯吃。」謹因道：「我新收徒弟，未便又添人，徐府在寺東造南海觀音殿，你且去伏侍匠人，再為打算。」

謹因送去，又托徐忠薦與更夫作伙計，吃徐府的飯，每日工錢三文，還要陪更夫宿。臧居華遂廣交賊犯，拿後庭換他些作賊的本事，更夫知道，逐出行乞。又求謹因托徐府老家人徐順薦與機匠作徒弟。始而偷賣絲經，膽子漸大。竟扒房挖洞了一夜，正挖徐府的牆，被更夫捉住送縣。帶累謹因、徐順。機匠花費錢鈔，方得脫身。臧居華杖責四十，永頂小枷。謹因又托徐順、徐忠求了公子，取二大人名帖，到縣中去說情才放。臧居華無可生活，想出一計。正是：

郡邑不容為賊盜，